

社子河流域的水利與地域認同： 三七圳八本簿祭典

文·圖片提供／傅寶玉
(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中心)



▲三七圳流經圖。

社子溪是桃園縣四大河流之一，也是貫穿楊梅與新屋的重要水域。早期移民多是自河口溯溪而上，分別進入新屋與楊梅內墾拓；社子溪除洪水時期外，平時絕少水流。乾隆年間，笨仔港當地墾佃為開墾土地，引社子溪水修築三七水圳，主其事者為曾昌茂。《桃園縣志》記載：

曾昌茂，廣東海豐人，清乾隆年間子身渡臺，流寓新屋鄉笨子港。見於當地莓莓原田無水流之灌溉，愆焉憂之，乃有創修水利之志。尋與地方人士洽議，欲興工開圳。咸表欣諾。於是……，向各地主訂立契約。約成，即由笨子港開工，經始挖掘……。加以其時，楊梅一帶，森林茂密，榛莽遍地，山胞不時突出殺人。昌茂為達成志願，不顧險阻，晝則佩刀劍，攜藤牌，持畚鍤，與雇工墾壤叩石……如是精誠無間，經年累月，水圳竟以開成。由頭重溪引水，經水尾，上陰影高員笨，而抵上糠榔笨子港；是即所謂三七水圳也。溉區得源源活水，川流不息，為

利茲溥；計有農田二百八十四甲。

三七圳的興修始於清乾隆八年（1743），曾坤茂於大溪墘地區（今楊梅地區）開挖渠道引社子溪水灌溉是為南圳，隨後開鑿北圳，至乾隆六十年（1795）始完成三七圳開鑿工程。南圳主要自楊梅水尾七分仔（今楊梅水美）引水，灌溉今楊梅老飯店、員本及今新屋社子、糠榔、笨子港等地，即社子溪以南的溪南範圍。三七北圳主要灌溉社子溪以北，今楊梅水尾、上田里，以及少部分的今新屋埔頂等溪北地區，計溪南田業得水七分，溪北田業得水三分，故名三七圳。

長久以來，溪南、溪北為兩分立地域，在地方治理上有各自的總理管轄，在宗教信仰上雖信仰相同神明，如義民爺、五穀爺以及媽祖，卻分屬不同區域系統，例如道光至同治年間義民聯庄祭祀中，即有溪南與溪北聯庄之分。根據田野調查顯示，溪北人至新屋長祥宮祭拜五穀爺，溪南人則多前往新豐員山仔福龍宮的五穀廟；媽祖朝聖活動也是溪南、溪北分別組團前往北港朝天宮進香。然而這兩個不同分立的社會，仍有共生互動的社會網絡，其中與水圳關係密切者，為水圳所衍生的三界爺祭典活動。

有關三界爺祭典，《桃園縣志》曾記載：（曾）昌茂臨終猶未離圳即召圳戶立遺囑云：「余生以水圳為命。余死後，望諸君協力護圳，無使荒廢。並望將余之香爐與三界爺一齊奉祀，余生平好食紅龜粿，若逢祭典，做紅龜粿一物上供，余願足矣。」

（曾）昌茂逝世後，鄉人為營公葬，並於每年 8 月 15 日舉行感謝祭典，家家備紅龜粿以奉祀之，備極誠敬據當地報導人說法，曾昌茂未留有子嗣，得三七圳灌溉澤被區域之民眾乃倡議建廟奉祀，但始終擲無聖筊，問卜結果，方知曾昌茂堅持巡水習慣，不喜安定一處。



▲三七南圳。



▲三七北圳。

民眾將祭祀區分成八大區，每年輪一區，擲筊選出爐主迎取香爐，連同當年曾茂公由唐山背負來臺奉祀的三界爺香爐一併返家奉祀，不另立廟祠祭拜，後來並加入祭祀福德伯公及媽祖兩香爐。每年農曆 8 月輪值三界爺祭典及平安戲時，八區共同出資，包括今日新屋鄉及少部分楊梅鎮、觀音鄉轄區。議妥八區負責的首事，依簿本登錄丁口數挨戶收取捐資，款額悉作 8 月祭典及平安戲使用。輪值區依序為：笨港、大坡、瑞原、上田、頭洲、埔頂、新屋、赤欄等八庄，每年輪值一庄區，若以社子溪為界，計溪南三區（三本簿），溪北五區（五本簿），最初一區一本首事簿，乃有「八本簿」之稱。隨著祭典輪祀，八本記載村民名冊的簿本便跟著曾茂公與三界爺香爐，每年輪流到一個輪區。

三界爺祭典的形成與水利有密切關係，至今桃園臺地內平安戲祭祀活動，只有「八本簿」三界爺祭典有奉祀紀念開圳者之例。三七圳在很早時期已出現地方人民自發組織，設置巡丁圳長等，並決議不收水租。祭祀活動始於何時已無法查證，民間傳說嘉慶

年間即已成立，相關記載則遲至光緒末年才出現地方志書中。祭典活動初期主要為祭祀開圳者曾坤茂以報其功德，依當地報導人說法，祭典成立時新

屋境內尚無跨村落地方公廟出現，須遠到觀音、楊梅等地，因此三界爺祭典可說在新屋尚無地方公廟出現背景下，對於境內跨村落的整合，以及地域社會的型塑，有一定程度影響。

地域崇拜作為一種地緣關係的人群結合方式，相關祭祀組織往往成為社群整合的途徑。從最初對曾茂公的祭祀，以溪南地區為主（三七圳灌區），到溪南、溪北兩地八本簿平安戲中的還福儀式，每一次的儀式都是對社區關係的重新建構與詮釋，且通過三界爺八本簿祭典儀式的再現與轉化，兩地相互凝聚，並藉此宣示在地方的特殊位置，相關祭典儀式成為當地社群身分認同的象徵。因此，透過水利相關祭典儀式內容轉變，可理解一地域人們如何運用或改變這些象徵，實踐社區整合，以塑造地方。☞



▲八本簿祭典。